

·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 刘勇 彭斌柏 / 主编

KAN
XI DE
YAN JING

郁达夫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看戏的眼睛



-712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看戏的眼睛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郁达夫 著



602-98/2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马朝阳

封面设计: 童行侃

责任校对: 李 蕊

责任印制: 蒋福彬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看戏的眼睛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郁达夫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25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7-303-02990-7/I·309 定价: 6.85 元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不必讳言，性恋小说，究其实质是以描写主人公的性意识为主的小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凸现了其对男女关系及性经验的反映和表现。而且同样明确的是，尽管性恋小说与爱情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说爱情小说一般是着力表现现实中的人在男女关系上的核心冲突即灵与肉的搏斗，那么性恋小说则分明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肉的一面。因此，这样的小说往往蒙受着文化、道德、社会、审美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的问世之日，往往便是其受责之时。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性恋小说所引起的反响不仅总是异常强烈，而且总是非常复杂的。《金瓶梅》所遭受的正反两方面的褒贬，使人简直难以剥离它的价值和它的糟粕；郁达夫的一篇短短的《沉沦》竟然在现代文学史上掀起那样大的波澜，群起攻击者有之，挺胸辩解者有之，更有一群连夜赶往上海购买作品并极力仿效作品主人公衣食住行的纯情热血青年！当然人们也不会淡忘刚刚过去不久的当代文坛上的所谓“性文学热”，读者既从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以及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领悟到性描写所触及到的人性的深处，同时又为某些“越轨”的描写而深感不安和忧虑。对于性恋小说而言，责难和诱惑始终伴随着它。的确，这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沼泽的敏感区域，而且它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是那样古老，从《诗经》便开始有了这样的论争；但它又是那样年轻，乃至当今世界任何涉足这一领域的作家，都很少逃脱同时享受赞许和鞭挞几项桂冠的殊荣。无论问题如何复杂，有一点是简明的：性恋小说总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不应该是性恋小说所招致的反应如何，而首先

应该是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性，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类重大的命运较量（如战争、政治运动）都曾几何时想把它逼到一个死角，但它都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从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喷然而出。东西方古老的文学故事早就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深思地说明了这一点。《十日谈》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年轻人第一次随父进城，盯住一群正在戏水的女人，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东西，父亲吓唬他说，那是“绿鹅，都是祸水”，不料年轻人恳求道：“父亲，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而《子不语》中也有如出一辙的故事：一自幼从师在深山修行的小沙弥，十多年后首次随师父下山，遇一女子，小沙弥惊问此为何物，师父正言厉色地告之“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回山后，师父问及小沙弥此行所感，没想到小沙弥悲伤地说：“一切东西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即使是祸水、老虎，人也难舍，也是天性使然，所以孟夫子断言：食、色，性也！性意识及其体验，是人生诸多体验及意识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纸上谈兵，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感受；它不仅仅是人们一时的饥渴，而是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命运动。儒理士就曾说过：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种大自然神秘的恩赐，人类才得以继续繁衍下来，才能长久地作为万物的灵长而君临一切。因而，性本来就是伟大的、美好的、值得讴歌的。但是，从西方到东方由于宗教神学的禁欲和长期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压抑，加上“人是文化的产物”这种理性观念的巨大威力，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很透明、很高尚的性反而被弄得很不自然、很神秘，甚至很卑下了。性是伟大爱情的基础，没有性，爱情只会变成苍白的梦呓！我们难忘十四岁的普希金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那激情洋溢的心灵震颤：“一颗火热的心被征服了；/我承认，我也坚

入了情网！”我们更加能理解章永璘见到充满青春活力、美丽而袒露于水中的黄香久的肉体时对于性的苏醒和渴望！性，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是世界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动力，但它确实是一个人为极为重要的生命体验。性的魅力往往是伟大而神奇的。我们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当会看到性在男女关系中所带来的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人们惊异于作家用如椽的大笔描绘出的伟大而残酷的战争，设置出的奇妙的构思，刻画出的美妙的人物，同样，人们倾慕于那些文学巨匠们笔下所描绘出的男女关系中的性的魅力。应该承认，令人目眩的爱情只是对两性中“性”抽纯之后的结晶，没有性，爱情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沉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纯洁无望的爱情，也被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那首描写唐明皇爱情的《长恨歌》更是经久不衰，正是男女关系中性魅力的自然展现。在这里，性不是一种挑逗，而是一种男女关系经过长时期文化模塑后的默契。而对于人来说，性的伟大与崇高恰恰在于它决不单纯是原始生理欲望的冲动，它是与心理、智慧、情感、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是紧紧伴随着责任感、审美感和社会效应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性本能是与人的社会性、时代性相联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从来都成为以展现、挖掘人的本质为己任的文学所描写的重要对象，诚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性的意义对人生、对文学不仅仅是能量，是素材，从肉欲本能到感性认识再到艺术美学，这一升华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性意识的不断扩展，因为“感觉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功能与其欲求功能（肉欲）浑然一体，它们是满足爱欲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这就是说性意识不是被动的、原始的，它是伴随（有时是促进）着人的社会意识、审美意

识发展升腾的。因此它成为表现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情感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性在人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许多作家在展示人物命运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描写的重点，因为描写一个人的性体验、性意识以及对性的态度往往能达到别的方面难以达到的深度。鲁迅在表现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时，如果仅从人物一般的外在行动上表现，虽也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易达到鞭辟入里的地步，因而采用了对人物性意识的挖掘。四铭（《肥皂》）美其名曰是给妻子买肥皂，实则满足自己对白天所见母女乞丐的恣淫，而高尔础上下课前后一系列内心焦虑，正是他内心性焦虑的表现，这样就直入他们的内心，撕下了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这种眼光才是入木三分的，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认识，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到见解。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性心理的深刻描写，同样是鲁迅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也是鲁迅作品自身深度的标志之一。而我们之所以说贾宝玉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也主要来源于他对女性采取的与上辈人不同的态度，也在于他身处美女如云中的价值选择与行动。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郁达夫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勇敢地展示了性苦闷在当时青年（包括作者本人）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基本事实，而且它从性的压抑、苦闷和觉醒这一侧面揭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本质特征。同样我们之所以说样板戏中的人物太假，正是他们抛弃了这些方面，主人公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没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机械、公式化的人，势必会把他们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躯体变成了一具传达特殊意义的干尸，因而人物便显得极不真实。唯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意识，当然不是那种泛性表现，因而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同样作家也才是一个真实的作家。

同时应该看到，性爱在文学描写的进展过程中也是一个标志人性解放的重要尺度，性爱观念、性爱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映现，都是时代进步、人类觉醒的标尺。恩格斯在阐述现代性爱的意义时说：“现代性爱，同纯粹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从《十日谈》、《金瓶梅》到《儿子与情人》、《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不仅从这些作品的性描写中看到了人类不断觉醒的进程，而且看到了作家们为探求人性本质、促发人性升华所做的不懈努力。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每当一些性恋作品问世，便会随之出现所谓的轰动效应。当然，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倾慕和与之产生的共鸣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性恋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往往都是很不平衡的，但它们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有些性恋作品的行销量往往是其它作品望尘莫及的。因此，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审美思考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不仅很有意思，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自然有鲁迅所说的那种读者，他们“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集·小杂感》）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读者决非个个都是具有窥阴癖的心理变态者。但读者的兴趣和选择又决非可有可无的指针，他们的审美取向，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作品的实际价值。我们不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但我们相信读者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是紧连着作品的实际效应的。在这一点上讲，读者数量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从根本上讲是读者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自己的理解。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于性意识的长期禁

锢，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且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的逆反心态。尤其是千百年来那些层出不穷的虚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更强化了人们的变态心理。而“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使人们得以从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出发，表现出对人性及人生重新认识的哲学思考。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包括对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不仅是一种历史潮动，而且成为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心态。因此，人们对性意识的觉醒和追寻，与郭沫若、郁达夫、穆时英等人的性恋小说契合了，甚至对张资平等缺乏美感与思想深度的性恋小说，也接受了（张资平1926年出版的性恋小说《飞絮》一书竟行销数十版）。关键是人们在这些性恋小说中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实，也看到了他们自己。与其说人们对这些性恋小说有兴趣，不如说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要求感兴趣！这恐怕也是性恋小说每每得以产生轰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内涵。

性爱小说有着极其复杂的状况，它是美丽与邪恶的交相结合。在性爱小说中，人们既能感觉到性爱的伟大、创造与魅力，也让人们看到它的压抑、畏缩甚至煎熬；它有着如《西厢记》中那样纯洁而美丽的丰富意象，但也不免有《金瓶梅》那样对性行为的露骨描写。它的美丽使人向往，然而它的邪恶往往令人退避三舍，同时人们还会因为它的邪恶而不去正视它的美丽，在给孩于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齐泼掉。这里确实有一个度和作家创作态度的问题，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精华与糟粕往往也在这里产生了分野。

主编 1993年初春于北京师大

选编者序

如果我们仅仅注重郁达夫抒情小说的浪漫情调,那么我们同时又会感到他是把那些浪漫故事认认真真地当作“自叙传”来写的;而如果我们认定“自叙传”是郁达夫竭诚恪守的创作信条,那么我们又会发现,郁达夫事实上从未客观冷静地写过什么“自叙传”,而恰恰相反,他始终都在把自己满腔炽热的主观情绪投射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的确,面对郁达夫这样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作家,我们是很难把握其创作方式的,而且更难把握的是其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许多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统一的矛盾却在他身上轻松自如地统一着。但无论如何复杂和难以理解,有一点对郁达夫及其作品来说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他异常坦诚地把自己内心的隐秘乃至私情最大限度地奉献给了读者,展示给了世人。毫不夸张地说,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无论人品还是文风都最具透明度的作家。郁达夫最多情而又最直率,最无顾忌而又最为敏感。而在他那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有一种对性冲动的不可抑制的张扬和表现,这首先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

郁达夫(1896—1945)的小说创作开始于他留学日本期间,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1935年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他一生共创作小说四十余篇,从数量上说这并不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十几篇小说中,除了《唯命论者》、《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很少的几篇直接反映现实的小说以及几篇历史题材的作品之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极力表现自我的,从“身边”生活到内心世界,郁达夫通过作品主人公尽情地抒唱自我情感深处的郁闷,宣泄自我对于社会的不满,展示自我灵魂的种种不安与难堪。更为值得注重的是,在这部分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和表现了主人公从精神到生理上的性苦闷、性冲动,甚至突出描写了主

人公变态的性心理。无论人们如何评判，这一点是异常鲜明地成为郁达夫“自我”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郁达夫1921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沉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也不仅是最早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集，毫无疑问，它在现代小说中对性意识、性心理的充分表现也是开先河的。

二

尽管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对性苦闷、性冲动的描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但评论界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在触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表现出某种含混不清、躲躲闪闪的态度，至少缺乏对这一问题应有的正视。包括海外一些评论家在内，人们一提到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往往都要把它与张资平笔下的性描写进行一番比照，意在说明张资平的作品是不负责任的性挑逗，仅仅是靠性描写本身来维持作品的吸引力，因而是没有价值的糟粕；而郁达夫对性的表现则是以暴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传统礼教为出发点的，是与真实的人生紧密相联系的，所以是一种严肃的文学。这种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固然辨明了两位作家对性描写的不同态度，但它也多少掩隐了郁达夫小说在表现性意识方面所独具的鲜明特色。其实无需讳言，对性苦闷和性冲动的突出描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郁达夫整个创作动因、创作个性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一种特定的有机构成，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对性意识的大胆暴露和极力张扬，也就失去了郁达夫的创作个性及其独特风采。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足够地正视郁达夫小说创作中性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当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一书出版之后，它对主人公性苦闷、性冲动的惊世骇俗的描写，立即招来了四方八面的非议和指责，但真正富有见地的评论者却敏锐地注视到了这种描写的独特价值，周作人当时就曾指出：“这集内所描写的青年的现代的苦

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因此《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自己的园地·沉沦》）周作人的目光是冷静的，极有深度的，他准确地揭示了性之苦闷与生之苦闷的关系，并透辟地看到性苦闷不仅仅属于精神范畴，它更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周作人还深刻意识到：正是郁达夫自己具有这种现实的性苦闷，正是他以此展示出当时相当一些时代青年性苦闷的基本现实，这才真正沟通了读者与作品的共鸣，这才是《沉沦》的真正价值。这种性意识的现实性，也正是郁达夫性恋小说核心内容的触发点。另一位独具慧识的评论家阿英也说过：性的苦闷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青年们同具着这样的事件，而没有勇气很痛快的表现出来的实生活的一部分，达夫是赤裸裸的整个不隐晦的表现出来的。”（《〈达夫代表作〉后序》）

而郁达夫的勇气也并不是来自冲动和胆魄，而是包含着慧识和深沉的。事实上，郁达夫小说对性苦闷和性冲动的描写是与其整个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时代内容不可分割的，它对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的伦理的无情批判犹如春雷惊空，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还应看到作者在选材上的主观意向。郁达夫曾明确地表白：“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文艺赏鉴上的偏爱价值》）郁达夫对性爱题材的选择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审美取向，他是力图从人性的隐深之处和寻常之处，来多方凸现人生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力图从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等方面来揭示人生的真正价值何在。所以他毫无顾忌地把性作为表现人与社会本质联系的一个结合点来尽情描写，这体现了郁达夫特有的胆识和眼光，应该说，郁达夫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是性毕竟是一个异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更是一个极难把握分寸的题材。郁达夫同样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困顿和艰难。他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去极力表现性的社会意义和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一个简单的事实：对性恋情节的过多、有时甚至是过滥的描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其作品本想表现的社会意义，不能不使读者从扩大的性意识中把眼光更集中在“自我”的人生价值思考上，特别是《迷羊》这样的作品发表之后，郁达夫自己也意识到了对性恋题材的表现失控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灾难。于是，郁达夫开始调整自己原有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迟桂花》等作品中，作者明显抑制住了以往作品中对性苦闷和性冲动的尽情宣泄，而是使之升华到一种纯净的境地，以追求美的精神境界改变了以往对肉欲的苦恋，以较为清幽含蓄的抒情笔法取代了以往过于直露的发泄式的铺叙，这种变化显示了郁达夫对性与人生、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认识的深化。可见在郁达夫笔下对性苦闷的描写不仅随着取材在变化，而且也随着作者的主观认识在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进程。

三

郁达夫性恋小说选材上的审美意向和表现题材的基本方式，确定了其作品的独特风格。

主观笔法的“自叙传”是郁达夫性恋小说的首要特色。郁达夫小说中的“我”最大程度地客观展示了作者自身的生活历程，同时又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世界。“我”既作为冷静的“传”的叙写者，又作为浪漫的抒情主人公，实际上是把作者与人物、情感的宣泄与情节的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郁达夫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具有多层审美内涵的“我”的艺术。正因为“我”的感情作用，所以郁达夫小说在情节结构上，有意抛弃了那些

完全可以充分构造故事的线索，而是一任“我”的情感奔腾，形成了一种不是以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是以情绪起伏变化为线索的情绪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尤其在揭示人的情与性的交叉互通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与此相关，郁达夫性恋小说在语言上显示了一种浓烈明快的风格，一唱三叹，如泣如诉，这在总体上更强化了作品的情绪氛围，也更增添了富有人情的味道。总之，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赢得与鲁迅现实主义小说“双峰并峙”的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是浪漫抒情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魅力，而对性恋题材的独到表现正是这种风格与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这里所选的作品，从不同侧面代表了郁达夫性恋小说的基本风貌和特色。

目 录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刘 勇 彭斌柏(1)

选编者序 (1)

沉沦 (1)

南迁 (34)

茫茫夜 (76)

风铃..... (103)

秋河..... (121)

秋柳..... (128)

过去..... (162)

迷羊..... (178)

迟桂花..... (261)

沉 沦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大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

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